

利、殺、煞和霎

張雙慶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利、殺、煞、霎四字的讀音意義原來各有不同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音義各有變化，原來不同的讀音變成音同或音近，意義也因爲假借等關係而有相同及相近之處，在應用時容易混淆以至出錯，需要加以區別。

「利」字《廣韻》屬入聲鐺韻初母，《玉篇》收此字，意爲「柱」，大徐本的《說文解字》收入刀部的新附字中，^①下引《玉篇》的解釋，但又註明「未詳」（見四下刀部），可見其原來的意義已極少用，以至宋人已不了解其字形結構與意義的關係。

「利」字在古文獻主要是用來對譯梵文詞匯，常見的有下列四個詞：

- (1) ksetra 「利多羅」（又譯作「差多羅」），土田的意思，又訛略爲單音詞「利」。
- (2) ksatriya 「利帝利」（又省略作「利利」），指古印度四姓的第二種姓，握有政治和軍事實權。
- (3) ksana 「刹那」，意爲須臾，瞬間，又和「時」字結合，並將「刹那時」壓縮成雙音詞「利時」。
- (4) raksasa / raksasi 「羅刹婆/羅刹斯」，一般略作「羅刹」，是佛教傳說中的男女惡鬼。^②

這四個義項中，(1)指土田、國土，今已不用，但由此引申出的「佛寺」一義則常用，如「古刹」、「名山大刹」，現代漢語仍常用。至於進一步引申爲「塔」（見新編《辭源》）則十分罕見了。(3)、(4)的「刹那」、「利時」、「羅刹」則是現代漢語的常用詞。以上四項的詞匯意義很清楚，較少用錯，但讀音則往往被人忽略，一般人往往把「利」字讀成 shā（普通話），或 sat⁸（粵語），把它讀成作爲「殺」（煞）字的借字時的讀音，這是錯的。上面說過，「利」字聲母在中古屬正齒二等次清（即送氣）的「初母」，並拿來對譯梵文的 ks 音，所以今天字典中「利」字的讀者，如《新華字典》普通話的讀音 chà，《中華新字典》所注的粵音 tsat⁸（音「察」），都讀爲送氣的塞擦音，是與古音對應的正確讀音。

「利」字其後又和「殺」、「煞」發生關係。「殺」字的本義是「殺死」、「消滅」，由此可引申出「結束」、「制止」義。俗字把這兩個義項的「殺」寫作「煞」，如元曲中常用詞「煞尾」就是結束的意思。「殺」和「煞」古音都是入聲黠韻生母，和「利」字同是收 -t 的入聲，聲母同屬正齒二等莊組，不過「利」是次清塞擦音，

而「殺」、「煞」則是全清摩擦音，發音部位相同，只是發音方法稍有不同，兩者讀音是十分接近的。再從造字上看，「殺」字的構成據《說文》的分析是「從殳𠂔聲」，但《說文》不收「𠂔」字，段注引張參說「𠂔」是古「殺」字，③則「利」和「殺」有共同的聲符「𠂔」，更可確定兩者讀音接近，所以可借用「利」去代替「殺」、「煞」以表示「制止」、「止住」這個義項，如「利車」、「利住這股歪風」等的用法。現在一般的字書都收入「利」的這個義項，讀音同「殺」、「煞」，普通話音 shā，粵音 sat⁸，和上面作「利那」解時的讀音不同，發音時要小心。順帶一提的是，「煞」字作副詞用，解作「極」、「很」，及在「煞氣」、「兇煞」這些詞中，普通話讀成去聲的 shà，不讀平聲。香港常用的《中華新字典》只收「煞」字普通話去聲這一讀音用法，不收與「殺」相同，即讀成陰平 shā 的義項，不知道原因何在？

普通話中音 shà 的還有一個「霎」字，也是《說文》的新附字，意為小雨，④又收入《廣韻》入聲葉韻、洽韻，分別讀山輒切和山洽切，都屬生母，今普通話 shà，粵音 sap⁸，正合語音的演變規律。「霎」的小雨一義今極罕用，但雙音詞「霎時」則常用，解作「片刻」。「片刻」一詞可能由「一陣小雨」引申而來。新編《辭源》「霎」字下收「一陣、暫時」義，引唐孟郊《春後雨》詩：「昨夜一霎雨，天意蘇萬物」⑤為證。

「霎時」一詞可能由「一陣」義加「時」字構成，這個雙音詞宋人已常用，如辛棄疾《行香子》（福州作）云：「天心肯後，費甚心情，放霎時陰，霎時雨，霎時晴。」⑥上引的詩詞，在解釋上都以「一陣」為宜，時間上來說並不表示特別短。但隨着詞義的演變，「霎時」表示的時間越來越短，慢慢有了「片刻」、「一瞬」的意義，如「霎時間」這個詞組便表示時間極短，與「一陣」不同，其意義和上面提過、由梵文借來的「刹時」相近，二者容易混用。要注意的是「霎」的讀音和「利」古已不同，聲母有摩擦音（生母）和塞擦音（初母）之別，更重要的是韻尾不同，「利」的塞音韻尾是舌音的 -t，而「霎」則是唇音的 -p，普通話沒有入聲，加上「利」又作為「利、煞」的借字而音 shā，雖然聲調不同，但一不小心，「刹時」、「霎時」還是容易混淆。粵音「利」音 tsat⁸、「霎」音 sap⁸，二者明顯不同，下筆或發音時倒真要看清楚是「刹時」還是「霎時」。

上面說過，「霎時」表示極短時間可能由「一陣」縮小詞義而來，只是推測。粵方言眨眼的動作文讀是 dzap⁸，如 dzap⁸ gan⁵，即「眨眼」，但口語則說 dzam² 或 sap⁸，dzam² gan⁵ 一般寫作「斬眼」，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斬寫作「𦓐」，這個詞與「眨」dzap⁸ 是陽入對轉的同義派生詞（說詳拙作《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》）。至於「sap⁸ gan⁵」的 sap⁸ 則一律寫作「霎」。此處的「霎」可能只是一個表音字，sap⁸ 推測是由 dzap⁸（眨）變化而來，即由塞擦音簡化成摩擦音。眨眼的動作很快，所以可以表示極短的時間，試看粵語中的「斬下眼」、「一斬眼」、「一霎眼」、「霎一霎眼」都表示時間極短暫，快到只有眼睛眨一眨那樣短。「霎眼嬌」則指乍看好像很漂亮，看的時間也很短。由於「霎」字在粵方言中有表示極短時間的用法，故說粵語的人也容易把「霎時」、「刹時」混為一談。

（下轉27頁）

中路思歸，歸不得。

把句中的複疊組織拆開來，原來不過是上單句的尾巴和下單句的開頭而已。因為兩個單句粘在一塊兒，上單句的尾巴和下單句的開頭並列在一處，看起來就像是疊字。因此，把它們叫做「句中聯珠」，也相當合理。

最近閱浙江省修辭研究會編著《修辭方式例解詞典》，提到雙蟬式頂針，引林語堂《生活的藝術》為例，與此有點相似：

門內有徑，徑欲曲；徑轉有屏，屏欲小；屏進有階，階欲平；階畔有花，花欲鮮，花外有牆……

它的格式是 A — B，B1，B2 — C，C1，C2 — D，D1，D2，由上句尾字一化為下二句之兩個首字，與此本來不同，但若每兩句結合起來則成為：

門內有徑徑欲曲，徑轉有屏屏欲小；
屏進有階階欲平，階畔有花花欲鮮……

不過，當中兩個重複字前後皆屬名詞，與上述王安石詩諸例句有同有不同。安石詩句與此結構相同的例子，應屬「詞的頂針」類，它是因為詩句結構緊湊而產生的變體。至於結構不同的句子，則無以名之。我們不妨統稱為句中聯珠，以概括這一種手法。

這種修辭手法有甚麼好處呢？《文鏡秘府論》所說的「情起多端，理曖昧難分，情參差迢述」，雖然是就所學的例句來說的，但無論是音節、字形還是意義，這種形式都跟疊字相似，能使讀者產生一種綿延不絕——或即惆悵難止的遐思，增加感情上難分難捨的思緒，因此拿《文鏡秘府論》的解釋來說也未嘗不可。

(上接33頁)

總之，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，「利時」和「霎時」意義雖相近，但來源不同，讀音不同，應該小心區別。

- ① 陳昌治刻本《說文解字》頁93，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- ② 以上參看岑麒祥《漢語外來語詞典》頁71-72，又頁227，商務印書館，1990年。
- ③ 經韻樓藏版《說文解字注》三下，頁120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④ 同①頁242。
- ⑤ 見《全唐詩》卷三百八十，孟郊九，頁4262，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- ⑥ 見《全宋詞》第三冊，頁1918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